

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
〔美〕理查德·F·托马斯著
张宏译
译林出版社

叛逆与复活

□李北园

在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中，鲍勃·迪伦算得上另类。直到今天，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仍旧是美国流行音乐偶像。正因为如此，2016年10月，他得奖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一波不小的争论——把文学奖颁给一位乐手，合适吗？甚至有新闻曝出，他拒领诺奖，理由是“我们美国人的音乐，不需要欧洲人指手画脚”。当然，这很快被辟谣是一则恶搞的假新闻。不过，有趣的是，鲍勃·迪伦获诺奖的原因确与音乐有关，“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意表达。”

不按常理出牌是鲍勃·迪伦的一贯做派，他没有出席2016年12月举行的诺奖颁奖典礼，由时任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领奖。次年4月，他开启了一轮二十八场的欧洲巡回演出，其中有两场在斯德哥尔摩海滨。4月1日，他与瑞典皇家学院十八位委员中的十二位进行了私下会面，领取了获奖证书和金色奖章。

根据瑞典皇家学院的成员兼常务秘书长萨拉·达尼乌斯的记载，当天气氛非常活跃，在香槟美酒的微醺里，人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端详奖章背面的精美图案。这幅图由瑞典雕刻师埃里克·林德伯格于1902年设计，画面上有一位坐在月桂树下的年轻男子，他正在望向弹奏七弦琴的缪斯女神，图案旁边还刻有一句来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原话，可大致翻译为“那些以自己的新技能让地球上的生命变得更加美好的人”。

罗马诗人维吉尔和他的《埃涅阿斯纪》早已成为跨越时间的经典。在维吉尔之后，无数人循迹而行，诺贝尔文学奖的出现，则将这些行路人聚集在一起，其中有1948年诺奖得主、美国诗人T.S.艾略特，当然也有鲍勃·迪伦。

在新近译介到中国的《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一书中，作者理查德·F·托马斯将鲍勃·迪伦和艾略特相提并论，“他是一位对英语语言和它的歌曲传统进行艺术加工的天才，这一点确定无疑，如同艾略特是20世纪上半叶的天才诗人。现今，迪伦已经赢得了艾略特那样的地位”。

理查德·F·托马斯，哈佛大学乔治·马丁·莱恩古典学教授，曾任美国语文学协会会长、美国维吉尔学会理事和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史、韵律学和散文文体学（尤其是塔西佗），以及古典文学和文化的接受。作为一名古典学教授，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里，托马斯浸淫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的世界里。然而，比职业生涯更早的少年时期，他就已经是鲍勃·迪伦的忠实粉丝。在他心目中，鲍勃·迪伦自开启音乐生涯以来，一直秉承的艺术原则以及他对作品创作、修订以及表演的态度，与那些古典诗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是那支古典溪流的一部分，它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然后一路流淌，历经岁月，直到今天依旧鲜活，不受时空的束缚。”

《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起初是哈佛大学校园内的一门研讨课。2003年，托马斯异想天开地向他供职的哈佛大学新生研讨课委员会提交申请书，倡议开设此课。这个提议令大多数委员感到吃惊，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课会以什么形式呈现，难道是和学生坐在教室里听《重访61号公路》？经历一番争论后，课程被批准了。从2004年到2016年，《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的研讨课陪伴了四代哈佛新生，纽约时报称其为“哈佛最酷的一门课”。托马斯和他的学生坐在教室里欣赏了《重访61号公路》，当然还有鲍勃·迪伦的其他歌曲，以及古希腊、罗马诸位诗人的作品。一条从当代通向古典的道路被发现，鲍勃·迪伦是引路人，藉由他，摇滚音乐与历史、哲学、文学的经典得以互动，诗与歌这两种艺术形式再次合体。

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托马斯提出了一个问题，问题之中又强硬地预设了条件——鲍勃·迪伦是重要的。2016年诺奖光环的笼罩，似乎是特意给托马斯再添一个佐证。坐在托马斯的教室里，跟着他神游迪伦的高中拉丁语俱乐部，去1963年迪伦去过的罗马，走进1975年滚雷巡演的现场，贴近这位传奇人物如今那饱经风霜却依旧强悍的脸，托马斯刻画沉淀下来的一切。随着年龄变化的外表和形象，以及它们呈现出来的艺术表达后面，是一直都在的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因为他一直在炫目的灯光下扮演自己，这些不断行进的表现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现象——鲍勃·迪伦。他以颠覆和叛逆的形式出现，最终却将目标指向复活古典，“那么一刻，所有的旧事物又一次成了新事物”。



哲学的慰藉
〔英〕阿兰·德波顿著
资中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工作要近，理想要远

□陆远

单从外貌上看，阿兰·德波顿谈不上特别英俊。不过端详后你会感到，那双淡蓝色的眸子里闪烁着一种光芒：深邃而平易，亲切而俏皮，符合我们对智者的全部期待。过去近30年，德波顿被誉为“英国最受关注的随笔作家之一”，在那些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畅销全世界的作品背后，读者们也常常能捕捉到这样的智慧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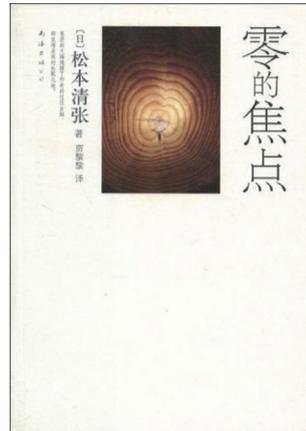
2004年，当德波顿的作品第一次被全面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责任编辑对中国读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一个欧洲新人作家还多少有些担忧。没过多久，市场传来的好消息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这位英伦才子的系列作品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广受好评，也为不少资深的专业人士所赞许。这本《哲学的慰藉》的译者资中筠教授，当时已年过七旬，很少接受约稿，却在翻阅了英文原书之后，立刻决定着手翻译，正是因为这本小书那种“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特别英国式的散文风格”“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有讲究”，对主修英国文学出身的资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甚至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哲学的慰藉》选择西方哲学史上6位哲人加以解读，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哲学对于人生的慰藉作用。在作者看来，但为人生，必定会遭遇挫折、痛苦和不如意，他援引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塞内加的话说，“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这些痛苦有些源自主观自寻，比如名缰利锁欲壑难填，有些则出于客观外部，比如天灾人祸世事不公。面对既定的苦痛，这些古人无法改变现状，却能够提供一种视角，帮我们寻求坦然接受的解脱之道。于是，在德波顿笔下，苏格拉底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因别人的指责收回自己的思想，哲学给他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干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虽九死其犹未悔。塞内加参透人事无常，对命运常作最坏的设想，因而对任何飞来横祸都能处变不惊。面对暴君尼禄令其自裁的旨意，亲友们哭成一片，唯有塞内加不动声色，从容发问：你们的哲学哪里去了？伊壁鸠鲁以追求快乐为人生目的，但在他开列的快乐人生清单上，不见宝马香车锦衣玉食，而只有这三样必需品：朋友、自由和思想。在伊壁鸠鲁衡量快乐的天平上，“如果只有钱而没有朋友、自由以及经过剖析的生活，就绝不可能真正快乐；如果有了这些，只缺钱财，就绝不会不快乐”。蒙田厌恶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主张让饮食男女的原始本能登上大雅之堂，他痛恨当时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引经据典之风，提倡用百姓自己的话代替“亚里士多德如是说”，从而令那些因知识不足而自卑者也能得到慰藉。普天下的伤心人，也许都能从叔本华那种极端悲观主义的情绪中获得某种反向的安慰，而在另一个极端，尼采对超人意志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又可以帮助人们在一切艰难险阻面前永不放弃。

作者选取的这6位哲人，生活的年代相差将近2000年，彼此间的立场和主张也相去甚远，却又隐约可见一以贯之的主线，那就是“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意“爱智慧”。尽管本书名为《哲学的慰藉》，但在德波顿那里，哲学不只是慰藉，更是智慧。二者的区别也许在于，慰藉类似于心理治疗，重在调整我们的心态，而智慧安排的却是我们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眼光，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无论一个人生活中遭遇多少不幸，只要他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命运多于自己的命运，那他就更像一个智者，而不是受难者。真正智慧教我们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困境。

《哲学的慰藉》是我常置案头的作品，一有闲暇就翻上几页。德波顿的高明就在于一方面以驾驭文字的才华把通常是枯燥晦涩的哲学思想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又通过哲学家之口告诉读者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种种问题，不假思索凭本能作出的反应与通过思考得出的理性因应，结果大不相同。对于这类以文学之笔阐释哲学之意的通俗写法，坊间并非没有争议，多年前就有评论认为，德波顿的作品不过是“高档的励志书”。我倒认为，如果一本书能晓畅地阐明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察却从没有办法明确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已属善莫大焉。而对那些在匆匆忙忙的世俗社会视哲学为赘疣或者虚妄的人，我想说的是，正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走得太快了，所以更需要留点时间给自己，在霜晨月夕茶余饭后，忙里偷闲，浪费一些“宝贵”的时间读一些“无用”的书，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生命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或许就来自这样的时刻。

删言快语



零的焦点
〔日〕松本清张著
贾黎黎译
南海出版公司

黑雾何来？

□删乐昊

与亚瑟·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并称世界推理小说三大巨匠的日本推理大师松本清张，可能并不被今天的年轻读者所熟悉，他的推理风格，也跟另外两位迥异。

在日本，本格推理的翘楚，是被称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的江户川乱步，江户川乱步比松本清张年长十五岁，严格来说算松本的前辈，江户川乱步奖至今仍是日本推理小说界的最高荣誉，但松本在推理上另辟蹊径，开创了社会写实一脉。这类推理小说，着眼的并不是烧脑的诡计、迂回曲折的推理过程，更多笔墨在于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时弊，虽是通俗小说，却也可视为文学的浮世绘。在松本之后的日本推理小说家，无论是京极夏彦、岛田庄司，还是东野圭吾、宫部美雪，无不受到松本清张的深刻影响。

“就像抬头便能看见月亮和太阳一般，在推理小说的世界里，一抬头看见的，就是松本清张的那些作品。松本清张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宫部美雪说。东野圭吾则坦承，在他少年时代，曾是个看到书就头疼的孩子，从未想过未来可以成为畅销作家，是松本清张激发了他的聪明，把他从讨厌读书的小孩变成了推理小说迷，也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生涯。

《零的焦点》是公认的松本清张三部曲之一，也是二战后日本社会的写照。贞子经人介绍相亲，与36岁的鹤原宪一结婚，新婚不久，丈夫却离奇失踪了，警察调查陷入僵局后，贞子决定自行寻找真相。女人的直觉告诉她，丈夫在遇到她之前必有情史，在短暂的相处中，她隐约觉得，宪一总在把她和另一个女人做着比较。

贞子来到丈夫工作的金泽地区，走访丈夫所在的广告公司，与他曾经的同事和下属攀谈，渐渐发现了丈夫的隐秘生活，每天丈夫下班后行踪不明，同事们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似乎只有他的哥哥，才略知一些隐情。但丈夫的哥哥突然暴亡，似乎是有人在酒里下了剧毒，悬崖下发现了高度疑似鹤原宪一的尸体……

推理小说家往往以塑造神探为乐，柯南·道尔塑造的神探夏洛克仿佛一代宗师，阿加莎笔下的蛋头小胡子波洛家喻户晓，即使在日本，松本的前辈江户乱步塑造的侦探明智小五郎、后辈东野圭吾笔下沉稳重情义的警探加贺恭一郎，以及智商过人的物理学教授、科学奇才汤川学，都给推理小说增色许多，成为读者粉丝追捧的人物。但松本清张似乎刻意避开了这种套路，他不设神坛，不塑造杰出侦探，他更愿意让那个苦苦寻觅真相的人，是一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仅凭普通人的常识，受限于普通人的视角，来完成追索。从这一点上来说，松本清张的故事，虽然失去了耀眼的主角光环，但却更利于平凡读者的代入，也更贴近真实。

普通人贞子，带着新寡的不甘和疑惑，一点一点地推进，有时徒劳无功，有时又突然灵光乍现。她到底发现了什么呢？新婚燕尔，看起来对新生活和新妻子都相当满意的丈夫，为什么会留下遗书跳崖自杀呢？疑团渐渐揭开，贞子发现丈夫在成为广告职员之前，曾经当过警察，其职务是肃清日本战后街头的流浪汉与流莺，这些风尘女子，因为在战争中被迫向美国大兵卖淫，成为社会鄙视的底层……

在日本文坛，素有“清张革命”之说，“清张革命”最早指松本清张彻底改造了日本推理小说，让推理这一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门类，转而变得深沉、严肃。“清张革命”确立了“社会派”在推理小说界数十年不动摇的正统地位，也开创了日本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但后来，“清张革命”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松本清张试图革命的不仅是推理小说，他希望破除的是日本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忽略压抑”。松本清张不允许日本人继续将痛苦的记忆、不堪的过往，全部推到集体潜意识的黑暗角落里去。他把历史的暗面一遍遍翻开来，以罪案的形式铺陈在阳光之下，逼人们正视。

他书写美国占领时期的日本，写二战时的日本细菌部队，写“帝国银行事件”……这些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愿意反复提及的历史，被松本清张串联起来，他称之为“日本的黑雾”。从此，“黑雾”成了日本战后社会心理的代名词，也成为理解松本清张推理小说的一把关键钥匙。

远见近拾